







中国现代

许地山

小说 散文

全集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蜘蛛把一切有毒
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
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远，可是
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底网便成了。……
人和他底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
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中国致公出版社

责任编辑/智 龚

封面设计/梁显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地山/张烨主编.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9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ISBN 7-80096-686-0

I. 许… II. 张…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819 号



中国现代文豪书系
许地山小说 散文全集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邮编: 100034)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6470千字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280印张

200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套

ISBN 7-80096-686-0/H·14

定价: 1970.00元

前言

许地山（1893—1941）现代小说家。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出生于台湾一个爱国者家庭。幼读经史，后随父在广东上中学，毕业后即在福建、缅甸等地任中学教员。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神学学士学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他爱国的民主思想和创作热情，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等。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35年后任香港大学教授。他早年受佛家思想影响，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同时，常有出世和玄想的情绪流露。抗战开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爱国热情和现实主义精神有很大发展。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直至逝世。

许地山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含有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在批判黑暗现实的同时往往表现出“生本不乐”的容忍认命思想。《命命鸟》里的女主人公因婚姻受阻，便与爱人携手投湖，从容自尽，在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中宣扬了涅槃归真思想。《缀网劳蛛》的女主人公对别人的诽谤、丈夫的误会不哀不怨，宁静自处。她把生活看做易破的蛛网，人生意义犹如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破网，积极进取精神与消极宿命思想杂然相间。

许地山写于1928年以后的短篇小说集《危巢坠简》，创作风格为之一变，现实主义因素增强，笔锋直指统治阶级的腐恶官吏、冒牌博士、放浪小姐，对被压迫人民满怀同情和赞颂。代表作《春桃》描写女主人公新婚之后遭兵灾，与丈夫失散，逃难北平，靠拣废纸过活，出于阶级同情，她不拘世俗礼法，与难友同居，在与残废的丈夫重逢后又帮他克服封建意识，三人合伙谋生。在克服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灾难当中刻画出了一个具有善良、直爽、刚毅品格的女性形象。《铁鱼底鳃》描写雷先生为反对敌人侵略，增强中国海军力量，以毕生精力设计出一种像鱼一样有鳃的潜艇模型，但始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最后在华南大溃退时人随模型一起葬于水中。作品反映抗战时期政府当局昏庸腐败，而爱国志士报国无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许地山早年的散文集《空山灵雨》积极的成分和消极的成分并存。其中有“爱的病苦”和“美的牢狱”，有对人生的惆怅和对鬼的赞颂；然《落花生》一文充满着朴实、深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成为读者喜爱的名篇。

本书编委会

2001.8



目 录

小说卷

命命鸟	(1)
商人妇	(9)
换巢鸾凤	(17)
黄昏后	(29)
缀网劳蛛	(35)
无法投递之邮件	(45)
海世间	(54)
海角的孤星	(55)
醍醐天女	(57)
枯杨生花	(60)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69)
慕	(76)
债	(78)
万物之母	(80)
藤萝	(82)
银翎的使命	(83)
补破衣的老妇人	(84)
再 会	(85)
处女的恐怖	(86)
别 话	(88)
爱流汐涨	(90)
在费总理的客厅里	(92)
三博士	(97)
街头巷尾之伦理	(102)
法 眼	(104)
归 途	(109)
解放者	(114)
无忧花	(120)
东野先生	(125)
人非人	(145)
春 桃	(153)
玉 官	(164)

危巢坠简	(190)
铁鱼的鳃	(192)
女儿心	(198)
萤 灯	(216)
桃金娘	(223)

散文卷

《空山灵雨》弁言	(229)
心有事	(230)
蝉	(231)
蛇	(232)
笑	(233)
三 迁	(234)
香	(235)
愿	(236)
山 响	(237)
愚妇人	(238)
蜜蜂和农人	(239)
“小俄罗斯”底兵	(240)
爱底痛苦	(241)
信仰底哀伤	(242)
暗 途	(243)
你为什么不来	(244)
海	(245)
梨 花	(246)
难解决的问题	(247)
爱就是刑罚	(248)
噉将出兮东方	(249)
鬼 赞	(250)
春底林野	(251)
花香雾气中底梦	(252)
七宝池上底乡思	(253)
美底牢狱	(256)
光底死	(257)
桥 边	(258)
头 发	(259)
疲倦的母亲	(260)
我 想	(261)

乡曲底狂言	(262)
生	(264)
公理战胜	(265)
面 具	(266)
落花生	(267)
上景山	(268)
先农坛	(270)
忆卢沟桥	(271)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273)
窥园先生诗传	(280)
我的童年	(286)
牛津的书虫	(289)
旅印家书	(291)
《落华生舌》弁言	(306)
《达衷集》弁言	(307)
《佛藏子目引得》弁言	(308)
《解放者》弁言	(310)
《道教史》弁言	(311)
《女国土》后记	(312)
《题唐南注公手迹》有序	(313)
《凶手》编后语	(314)
强 奸	(315)
劳动底究竟	(317)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320)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325)
关于鲁迅先生纪念会底“不守时刻”	(328)
“七七”感言	(329)
国庆日所立底愿望	(330)
今 天	(332)
谈《菜根谈》	(334)
对于本年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底感想	(335)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336)
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	(339)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342)
我对于《孔雀东南飞》底提议	(344)
粤讴在文学上底地位	(346)
中国美术家底责任	(348)
《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	(351)
序《野鸽的话》	(355)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357)
老鸦咀	(358)
一封公开底信	(359)
中国文字底命运	(361)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	(364)
蔡子民先生底著述	(367)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369)
中国文字底将来	(371)
女子底服饰	(374)
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	(377)
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	(379)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382)
观音崇拜之由来	(386)
《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导言	(388)
一年来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	(390)
猫 乘	(394)
民国一世	(402)
香港考古述略	(405)
《扶箕迷信底研究》结论	(408)
国粹与国学	(410)
礼俗与民生	(419)
宗教底妇女观	(421)

小说卷

命命鸟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的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她不理睬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么人来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卐字徽章和一个時計。一进门就知道那是佛教的经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没有人。她把各样功课念过几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说:“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没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铿锵……铿锵……”一辆电车循着铁轨从北而来,驶到学校门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一条紫色的丝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像告诉敏明说:“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见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说:“哼哼,加陵!请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现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说:“你不要讥消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芒鞋脱掉,放在门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说:“昨晚上父亲给我说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让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约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说:“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讶的模样,说:“什么?你要往哪里去?”敏明红着眼眶回答说:“我的父亲说我年纪大了,书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像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现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说:“你愿意跟他去吗?”敏明回答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家以演剧为职业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赚钱的俳優,但这几年间他的身体渐渐软弱起来,手足有点不灵活,所以他愿意我和他一块儿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顺从他的命令。”加陵说:“那么,我对于你的意思就没有换回的余地了。”敏明说:“请你不必为这事纳闷。我们的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哪里耽搁八九天。请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跑到他们的跟前说:“请‘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说:“‘玫瑰’花里的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见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所以这样说。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说:“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拦住。她说:“别和他们胡闹。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说:“我想你不久也得转入高等学校,盼望你在念书的时候要忘了

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记念我。”加陵说：“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说：“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说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门进来。孩子们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说：“加陵，昙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现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话，立刻走到门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门。教师对他说：“九点钟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经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颜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书。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说：“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给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谢过教师，一面检点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见加陵进来，忙把沫红唾出，问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说：“不是，是先生给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昙摩婢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说我太累，所以给我半天假。”他父亲说：“哦，昙摩婢在道上曾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加陵答道：“他告诉我说，我的毕业期间快到了，他愿意我跟他当和尚去。他又说：这意思已经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话么？”婆多瓦底说：“不错，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愿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说：“我现在有点不愿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书，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的学问。”他父亲诧异说：“西洋的学问！啊！我的儿，你想差了。西洋的学问不是好东西，是毒药哟。你若是有了那种学问，你就要藐视佛法了。你试瞧瞧在这里的西洋人，多半是干些杀人的勾当，做些损人利己的买卖，和开些诽谤佛法的学校。什么圣保罗因斯提丢啦、圣约翰海斯苦尔啦，没有一间不是诽谤佛法的。我说你要求西洋的学问会发生危险就在这里。”加陵说：“诽谤与否，在乎自己，并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亲许我入圣约翰海斯苦尔，我准保能持守得住，不会受他们的诱惑。”婆多瓦底说：“我是很爱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没有什么妨害，我一定允许你。要记得昨天晚上我和你说的。我一想起当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缅甸王尊号）提婆底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们在蛮得勒将白象主掳去；又在瑞大光塔设驻防营。瑞大光塔是我们的圣地，他们竟然叫些行凶的人在那里住，岂不是把我们的戒律打破了吗？……我盼望你不要入他们的学校，还是清清净净去当沙门。一则可以为白象主忏悔；二则可以为你的父母积福；三则为你将来往生极乐的预备。出家能得这几种好处，总比西洋的学问强得多。”加陵说：“出家修行，我也很愿意。但无论如何，现在决不能办。不如一面入学，一面跟着昙摩婢学些经典。”婆多瓦底知道劝不过来，就说：“你既是决意要入别的学校，我也无可奈何。我很喜欢你跟昙摩婢学习经典。你毕业后就转入仰光高等学校罢。那学校对于缅甸的风俗比较保存一点。”加陵说：“那么，我明天就去告诉昙摩婢和法轮学校的教师。”婆多瓦底说：“也好。今天的天气很清爽，下午你又没有功课，不如在午饭后一块儿到湖里逛逛。你就叫他们开饭罢。”婆多瓦底说完，就进卧房换衣服去了。

原来加陵住的地方离绿绮湖不远。绿绮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园，缅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绿绮”的名字是英国人替它起的。湖边满是热带植物。那些树木的颜色、形态，都是很美丽，很奇异。湖西远远望见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衬着湖边的椰树、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边，后面有几个宫女持着羽葆随着她一样。此外好的景致，随处都是。不论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忧郁立刻消灭。加陵那天和父亲到那里去，能得许多愉快是不消说的。

过了三个月，加陵已经入了仰光高等学校。他在学校里常常思念他最爱的朋友敏明。

但敏明自从那天早晨一别，老是没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进门仆人就递封信给他。拆开看时，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来，他等不得见父亲的面，翻身出门，直向敏明家里奔来。

敏明的家还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仆玛弥见他推门进来，忙上前迎他说：“加陵君，许久不见啊！我们姑娘前天才回来的。你来得正好，待我进去告诉她。”她说完这话就速速进里边去，大声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来找你呢。快下来罢。”加陵在后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厅门，敏明已迎出来。

敏明含笑对加陵说：“谁教你来的呢？这三个月不见你的信，大概因为功课忙的缘故罢？”加陵说：“不错，我已经入了高等学校，每天下午还要到昙摩娑那里……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写信给你。因为我抓起笔来就没了主意，不晓得要写什么才能叫你觉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里头。我想你这几个月没有信给我，也许是和我一样地犯了这种毛病。”敏明说：“你猜的不错。你许久不到我屋里了，现在请你和我上去坐一会。”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胛上，一面吩咐玛弥预备槟榔、淡巴菰和些少细点，一面携着加陵上楼。

敏明的卧室在楼西。加陵进去，瞧见里面的陈设还是和从前差不多。楼板上铺的是土耳其绒毯。窗上垂着两幅很细致的帷子。她的奁具就放在窗边。外头悬着几盆凤兰。瑞大光的金光远远地从那里射来。靠北是卧榻，离地约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丝织物盖住。壁上悬着一幅提婆和率斐雅洛观剧的画片。还有好些绣垫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个垫子到窗边，刚要坐下，那女仆已经把各样吃的东西捧上来。“你嚼槟榔啵。”敏明说完这话，随手送了一个槟榔到加陵嘴里，然后靠着她的镜台坐下。

加陵嚼过槟榔，就对敏明说：“你这次回来，技艺必定很长进；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艺术演奏起来，我好领教一下。”敏明笑说：“哦，你是要瞧我演戏来的。我死也不演给你瞧。”加陵说：“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罢，完了咱们再谈心。”敏明说：“这几天我父亲刚刚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节期到比古演奏，现在先演给你瞧罢。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乐和我。这舞蹈的谱可以借用‘达撒罗撒’，歌调借用‘恩斯民’。这两支谱，你都会吗？”加陵忙答应说：“都会，都会。”

加陵擅于奏巴打拉（一种竹制的乐器，详见《大清会典图》），他一听见敏明叫他奏乐，就立刻叫玛弥把那种乐器搬来。等到敏明舞过一次，他就跟着奏起来。

敏明两手拿住两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娴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还跟得上，舞过一会，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调；只听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赞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长得丑劣。

咱们是同一个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远同在一个身里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别人把咱们的身体分做两个，

是他们把自己的指头压在眼上，

所以会生出这样的错。

你不要像他们这样的眼光，